

雷努著

刘国楠

薛克翘译

肮脏的裙裾



肮脏的裙裾

〔印度〕 雷 努 著

刘国楠 薛克翘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फणीश्वरनाथ रेणु मेला आँचल

राजकमल

肮脏的裙裾

(印度)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著

刘国楠 薛克翘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11.5 插页 2 字数 250,000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册

ISBN7-5327-1442-X/I·865

定价: 10.60 元

(沪)新登字 111 号

译者前言

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1921—1977)是印度现代著名印地语小说家。早年积极参加印度独立运动,50年代初长期患病并开始了文学创作活动。《肮脏的裙裾》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于1954年。此后,他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簸箕的故事》(1957)、《游行》(1960)、《漫长的苦修》(1963)、《歧路知多少》(1966)及短篇小说集《民歌》(1959)、《初夜馨香》(1967)、《食火者》(1973)等。

作者雷努在本书的《初版序》中说,《肮脏的裙裾》“是一部边区小说”。所谓边区,狭义上指边远荒僻的地区,广义上指广大贫穷落后的农村。本书所描绘的正是印度比哈尔邦东部普尔尼亚县的一个边远落后农村——玛丽村的生活画卷。小说中的人物多达上百个,分属不同的民族和种姓。其中比较重要的人物有十来个,但没有最主要的人物。也就是说,这部小说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整体的生活变迁和悲欢离合,而不是一两个人的生活经历或罗曼司。正因为如此,小说较全面详细地反映了整个村子居民的生活状况,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的思想观念及日常习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这部小说具有印度其他长篇小

说难以比拟的民俗学价值。宗教活动、迷信巫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种姓亲族、岁时节日、歌舞游艺等民俗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几乎应有尽有。材料之丰富，不亚于一部民俗学调查报告。

作者选取印度独立前后的巨大社会变动作为这部小说的背景。这样，大时代的风雨便使小说的情节更加起伏跌宕，矛盾冲突接连不断，使读者如行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党派斗争、教派冲突、印巴分治、印度独立和甘地遇刺等一系列印度现代史上的伟大事件接踵而至，小小的玛丽村则如影随形，反响强烈，各类人物都在作各种表演，他们的命运也变化莫测。作者从全局出发，把握着印度历史进程的节奏，又立足于局部，对玛丽村的戏剧性变迁作深入细致的描写，从而生动有力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读了这部小说，读者并不会觉得被禁锢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而是觉得玛丽村这个天地虽小，却是与外面的大世界息息相通，休戚相关的。这就使本书赢得了不可低估的艺术魅力与历史价值。

小说的艺术造诣颇深。这里只想强调指出，作者自如地运用了意识流的写法，活灵活现地刻划了各种人物的心理活动。读者会发现，整部小说的叙述几乎都象是玛丽村人在彼此议论本村发生的各类事件，很少给人以作者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向读者讲述故事的感觉。如此，读者便象是在直接观察事件的经过，亲自聆听村民们的心声，而没有通过作者的媒介。作者的意识流手法使各类人物的心理活动更加生动逼真，村里错综复杂的局面和层出不穷的矛盾通过这忽东忽西飘移不定的思维活动有机地串连起来，无论是新旧矛盾的转化交替还是场景的变更和人物心态的变化，都显得合情合理。

小说中几个主要人物的思想变化和结局都是耐人寻味的。

印度人民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终于赢得了独立，但对于孤陋寡闻的玛丽村居民来说，这独立来得多少有些突然。这恐怕也是当时全印度大部分人民的情况。人民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国大党也无力立即控制从中央到地方的全部权力，再加上组织上的严重不纯，坏人乘机混水摸鱼，造成了令人惶惶不可终日的混乱局面。走私贩毒、拐卖妇女、非法监禁、行贿受贿，种种恶行，都比独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甘地先生的最忠实最坚定的信徒巴文达斯面对独立后的现实茫然不解，孤军作战，终于死在贪官污吏和走私者的车轮下，真理和正义受到野蛮粗暴的扼杀。另一名信徒巴尔代沃则变得意志消沉，心胸狭窄，对现实和社会采取了消极逃避的态度。加利杰兰本是一名热情上进而又富于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青年，由于遭受诬陷而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只好投入强盗的行列。大夫普拉祥德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他通过玛丽村找到了印度农村居民的病根——贫穷和愚昧，并决心致力于农村社会的改造。但独立给他带来的礼物却是横遭诬告，锒铛入狱。大地主维西沃那特虽然辞去了乡长的职务，但却仍然控制着全村人的命运。他老谋深算，贪得无厌，挑起了全村人的大械斗，一手制造了流血事件，但他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通过打人命官司巧妙地侵吞了另外几名地主的土地和钱财，一举成为全村的首富。好人遭难，恶人得逞，这就是玛丽村严酷的现实，就是独立之初印度广大农村社会的真实状况。作者的创作手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但是，从本书的结尾部分不难看出，作者还表现出了某种理想主义的思想倾向。甘地先生遇刺身亡，在举国哀悼之际，葛玛莉与大夫普拉祥德怀下的胎儿开始在母腹中躁动。这里暗含着印度教轮回转世的思想，是作者用象征的手法把希望寄托于新生的一代，寄托于遥远的未来。

葛玛莉的儿子出生，大夫出狱，维西沃那特在欣喜之余顿有所悟，立即宣布要将侵吞村民的土地归还原主并免除债务。这突如其来的转变又表现了作者对为富不仁者所寄托的希望。由此可见，作者雷努基本上是一位信仰甘地主义的人道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人道主义在印度农村的全面实现。

这部小说问世以来，在印度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为“边区小说”这一新流派的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自 50 年代以来，印度作家对“边区小说”趋之若鹜，从者如云，不能不说其中有雷努的一份功绩。

本书原系上海译文出版社约请我师刘国楠先生翻译的，1987 年 8 月，刘师赴印度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讲学，不幸病逝，为完成先师未竟事业，后半部由我续完，并对全书作了校对和统一译名的工作。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印度摩海什·纳拉扬博士和塔库尔达斯先生，协助我们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张光璘先生为前十七章的译稿作了文字加工，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方便，在此一并致谢。但书中土语、梵语诗歌、民谣民歌很多，连土生土长的印度人看起来也觉吃力，译者限于水平，错误和不当之处一定不少，欢迎指正。

薛克翘

1988 年 11 月 29 日

初 版 序

此书名为《肮脏的裙裾》，是一部边区小说^①。故事的发生地是普尔尼亚。普尔尼亚是比哈尔邦的一个县。它的一面是尼泊尔，另一面是巴基斯坦^②和西孟加拉，当我们又在南边划出桑塔尔族地区，在西边划出米提拉地区的分界线时，这各种各样的分界线便使它的轮廓完整了。

这里面有花也有刺，有红粉^③也有尘埃，有檀香也有污秽，有美也有丑……我不能回避其中任何一个。

我带着这部小说的全部优劣站到了文学之门的门坎上，不知这样做是好是坏。无论如何，我的良心并无缺憾。

帕尼什瓦尔那特·雷努

1954年8月9日于巴特那

-
- ① 印地语中,“边区”一词兼有“裙裾”、“衣襟”等意思。
- ② 指 1972 年以前的东巴基斯坦,今之孟加拉国。
- ③ 指印度洒红节时人们相互喷撒涂抹的红粉,代表美好吉祥。

上 卷

一条消息象闪电一般，迅即传遍全村：

“一些带枪的人抓走了杰太鲁，还拿走了罗宾拉尔家井台上的水桶。”

这个村子即使在一九四二年群众运动那会儿，也没有发生过兵荒马乱的事情，运动的浪潮也不曾波及到这里。不过，当时全县其它地方发生的事情，这里倒是有所耳闻：什么白人士兵在莫格拉西车站抢走了粮店老板的女儿，锡克人和白人士兵为这事动了武；什么陶巴甲村被包围了，还放了火，连个小孩都没能逃出来；什么人们的尸体象火里烧焦的鱼一样，在村里停放了好几个月，因为有大兵看守，连乌鸦也不让去吃，等等。据说这些事都是牟沙哈鲁的老丈人亲眼看见的，牟沙哈鲁的老丈人有个侄子是法尔比斯老爷家的厨师，他还能说谎吗？唉，整整四年过去了，今天灾难该轮到咱们村了。救救我们吧，加利圣母！救救我们吧，拉尔辛哈大仙！

其实，这都是牛信巷^①的“牺牲品”搬弄的是非。

比兰吉壮着胆子，从院子里出来，朝四下里看了看，然后向东家巷跑去。乡长^②维西沃那特·普拉萨德听到消息后，也吃了一惊，问道：“罗宾从哪儿弄来的水桶？准是偷人家的。这些混蛋，象这样偷下去，早晚要败坏咱们村子的名声。”

消息从东家巷又传到了拉吉普特巷。说：加耶斯特巷的维西沃那特·普拉萨德和德特马巷的比兰吉被带枪的人抓走了。塔古尔·拉摩格拉巴尔·沈克听到这个消息后幸灾乐祸地说：“这就是他平日逼税的下场，他准是侵吞了土邦王公的租税，现在该轮到这小子尝尝蹲大牢的滋味了！”

亚德沃巷的人一听到这消息便把那个绰号叫“牺牲品”的巴尔代沃扣了起来。大伙嚷着：“别叫他跑了，用绳子把他捆得结结实实的。早就说过，他总有一天会给全村招来杀身之祸。”

乡长维西沃那特·普拉萨德带了两斤酥油、十斤上等大米、一只山羊，作为礼物，提心吊胆地给那些带枪的人送去。同他一块去的还有比兰吉，他对比兰吉说：“你算算看，整整五十卢比的礼物，这笔钱，你得在一个星期之内从你们的巷子和罗宾他们的巷子收齐。哼，就凭你们这些人……”

带枪的人们都聚集在公馆的花园里。维西沃那特·普拉萨德来到花园附近，从衣兜里掏出一顶黄帽子往头上一戴，面对加利圣母庙默默祈祷：“救救我们吧，加利圣母！”祈祷完毕，便向花园里走去。他发现花园里停着两辆牛车，牛正在吃草；带枪的人们把毯子铺在地上，正坐在上面吃炒米。嗯？杰太鲁也坐在毯子上吃炒米！

“您好，长官。”乡长说。

比兰吉把顶在头上的东西放下来，深深鞠了一躬，说：“长官好！”旁边的山羊也咩咩地叫了起来。

“嗯，这是什么？你是谁？”一位大腹便便的长官问道。

“长官，小人是米纳普尔县巴尔班加土邦王公属下的乡长。”

① 印度以养牛为业的一个种姓；“巷”，村中同种姓人的聚居地。

② 土邦王公的代理人，负责全村税收。

普拉萨德答道。

“噢，你是乡长？太好了。我们是地区管理委员会的。这里要建一座疟疾防疫站，上级有命令，防疫站就建在这个园子里。马丁老爷早把这块地方捐给地区管理委员会了。”

乡长先生再次向长官行了礼，然后坐下来。比兰吉仍然双手合十地站在一旁。

这时，拉吉普特巷的拉摩格拉巴尔·沈克走进了公馆的花园。他看见花园里有人摆弄着测量用的尺链，在丈量花园西边的土地。一位戴草帽的长官正同乡长先生有说有笑地在谈话。

突然，一群亚德沃巷的人押着五花大绑的巴尔代沃大叫大嚷地闯了进来。押解的人使劲拽住巴尔代沃腰上的绳子，唯恐他逃跑。这大概是因为抓住搞独立运动的潜逃分子，政府有赏的缘故。据说赏钱有几千卢比哩！但是长官一见到被绑的人，便怒不可遏，大声喝叱道：“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把他绑来？他干了什么坏事？”

“长官，他就是闹独立运动的潜逃犯巴尔代沃。他坐过两年牢，是金南巴蒂村人，不是我们村的。这次是到姨妈家来走亲戚的。身上穿着印度土布，嘴里还喊‘印度万岁’。”押解的人答道。

“那干吗绑他？”长官问。

“呀，这不是巴尔代沃先生吗！”长官手下的人认出了巴尔代沃。“先生，这是巴尔代沃，国大党罗摩克里希纳修道院的工作人员，是位了不起的英雄啊！”

于是巴尔代沃立即被松了绑。接着他便以“印度万岁”的口号，分别同长官和左右的人打了招呼。长官笑着说：“你们村要建疟疾防疫站，不久就要来大医生了。地区管理委员会还要给防疫站盖房子，不过这些事还得诸位多帮忙。”

乡长先生看完了田亩册和地图后对长官说道：“长官，面积是一英亩五分地。”

站在一旁的塔古尔·拉摩格拉巴尔·沈克一直没有机会向长官问好，让维西沃那特·普拉萨德在长官面前出了风头。他平生头一次恨自己不识字。有学问确实了不起呀。其实这也无关紧要，因为老天爷除了赐给他一个人的躯壳外，还让他出生在高等种姓人家，就凭这一点，他结识了不少家道阔绰的老爷太太、达官贵人与社会名流。这时，他见到机会便立刻凑上去，向长官问好，大声说道：“长官万岁！长官为了黎民百姓，不辞辛苦，远道而来，我们却没有为您效劳。今天见到长官，是我的福气，长官，小人名叫拉摩格拉巴尔·沈克，父亲叫格利布·奈瓦吉·沈克，属拉吉普特种姓，祖居拉吉普达那的格尔崩代尔，现住玛丽村。”

“沈克先生，我们不需要你效劳，我们正在为大家筹办一个疟疾防疫站，请各位协助，这就是最大的效劳。”长官含笑答道。

在他们谈话时，亚德沃巷的人趁人们不注意，一个个都溜之大吉了。他们生怕长官追问无故捆绑巴尔代沃的原因。

长官要走了，临走时冲着大伙说道：“地区管理委员会的建筑工人七天之内就到，你们先把竹竿、稻草、麻绳和必需的东西都准备好。你是管田亩税务的乡长，巴尔代沃先生是党的工作人员，还有沈克先生，请你们大伙帮帮忙。”

在场的人都双手合十、鞠躬表示遵命。长官领着一群人走了。山羊咩咩地叫个不停。巴尔代沃跟在牛车后边，一直把长官送到村外。

巴尔代沃回来告诉乡长和沈克说：“地区管理委员会的这位孟加拉官员原先是个政府职员，名叫波尔夫罗·班纳吉。他手下的那个工作人员叫季登，原先是国大党党部的职员。”

二

普尔尼亚县里，有许多村庄和小镇至今仍在村名或镇名前冠以“蓝靛老爷”这样累赘的字眼。那座静卧在荆棘丛中的蓝靛公馆废墟，至今还能使过往行人回想起被遗忘了的蓝靛时代。年青小伙子领着新娶的媳妇回家路过这里时，总要对车夫说：“请把车赶慢一点，新娘想看看老爷的公馆。瞧，这就是马丁老爷的公馆，那儿是熬蓝靛的池子。”于是，新娘就轻轻地掀起车帘，微微地撩开面纱，好奇地向外窥探。然而新娘见到的却是茂密的野枣林和一堆堆残垣断壁，哪儿有公馆的影子？尽管如此，新郎脸上仍然流露出一股引以为荣的神情，似乎在说，你瞧，老爷的公馆就在我们村旁，洋人老爷和太太也在这里住过。

香客们在恒河沐浴后乘牛车回来时，也总会在这里停留片刻，姑娘和孩子们从车上下来，怀着虔敬的心情，默默地朝废墟走去。有时，老太太们还顺便在树林里寻找野生草药……

玛丽村就是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村庄。它座落在罗德哈特车站以东十四英里的地方，到那里去要渡过古老的科西河。科西河两岸有一大片茂密的棕榈林和野枣林，本地人管它叫“那瓦比·达尔班纳”，意思是那瓦布^①培育的棕榈林。但是究竟是哪一位那瓦布培育的呢，这可说不准。每年从二月到四月，附近的农民和羊倌们总要到这片棕林里来享受一下那种所谓的“那瓦

① 穆斯林统治时期的省长。

布式”的生活——“三个安那一壶酒，敢叫汽车倒着走”。就是说，喝醉了酒连汽车也不放在眼里。过了棕榈树林，便是一望无垠的大平原。这个大平原辽阔，坦荡，从尼泊尔山麓一直绵延到恒河岸边，有几十万英亩的土地，是一片荒凉的不毛之地，象一块不能生育的妇女的裙幅。这一大片土地上，只有很少几处生长了一点沙漠植物和酸枣丛。从那瓦比·达尔班纳再往前走几里地，就可以望见东边有一片黑森森的树林，那就是玛丽村公馆的所在地。

大约距今三十五年前，W·G·马丁在这里破土兴建公馆的时候，曾经向附近村庄击鼓宣布：“从今以后，本村改名为玛丽村。”玛丽是马丁新娶的太太，她住在加尔各答。据说后来有一次一个农民失口说出了这个村子的旧村名，竟招来了一场大祸，被老爷狠狠地抽了五十下鞭子。如今没有谁再提起这个村子的旧名了，不知是遗忘了呢，还是至今仍然心有余悸。村名更换以后，马丁老爷让地区管理委员会在罗德哈特车站和玛丽村之间修筑了一条公路，还在村里设了一个邮局，安排妥当后老爷才到加尔各答把新娶的玛丽太太接来。如果村里最老的老人白洛的母亲还在世的话，她准会对你说：“啊，老爷的太太真是一位美人，漂亮得象因陀罗^①身边的仙女！”

但是马丁老爷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他的玛丽来到玛丽村刚刚一个星期，就患了疟疾病，这时马丁才意识到在设邮局之前应该先开个药房。玛丽服了奎宁以后，三天没有退烧，马丁便骑马朝罗德哈特飞驰而去。当他赶到罗德哈特火车站时，开往普尔尼亚的火车已经在十分钟前出发了。马丁毫不迟疑，又驰马朝

① 传说中的天宫神王。